

許誠毅 築夢廿六載

在香港講夢想，就像緣木求魚，可笑至極，不少人也因此自我「降班」，將夢想界定為買樓上車，從不冀望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香港動畫師許誠毅，年過半百但心中仍有火，他生長在貧窮卻機會處處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和許多香港人一樣，經歷過做膠花、在工廠打工的日子，因為熱愛動畫，最後在美國闖出一片天，證明遙不可及的夢想也有成真的一天。

最近他帶着新作《捉妖記》現身，與前作《史力加》系列不一樣，此片真人結合動畫，故事奇幻得來頗有江湖味，而且他設計的新妖怪胡巴精靈抵死，巧妙融匯中國神話元素，惹人憐愛。這是在夢工場工作多年後首次抽身製作東方故事，他更透露，未來最想與一班本地動畫師合作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被稱為「史力加之父」的許誠毅，投身動畫業二十多年，但歲月並沒有在他臉上留下痕跡，他依然頂着童顏開玩笑，與年輕小伙子沒分別。醉心動畫的人，大抵都有一顆童心，喜歡搞怪，許誠毅雖然憑參與《史力加》系列電影成名，卻不喜歡人們叫他「史力加之父」，笑言自己「沒那麼老」。

赴美發展

在香港長大，畢業後在廣告公司做了四年，那時他向公司請了三個月長假，飛去加拿大讀一個電腦動畫課程，讀完便打算回港重拾工作，但計劃趕不上變化，他回港前被美國 Pacific Data Images (PDI) 取錄，擔任動畫師，而 PDI 後來又被夢工場 (DreamWorks Animation) 收購，為他日後參與《史力加》製作埋下伏線。

初到美國的許誠毅是一個「香港仔」，不喜歡與人打交道，他最怕周一回公司同事問他周末過得怎麼樣，因為英文不好，經常都不知道怎麼回答，而且「我周末確實沒去甚麼地方，只會煲港劇，那時我看了很多香港電影，最怕看那種不在香港拍的香港電影。」因為語言不通而鬧出的尷尬事他依然歷歷在目，「我很怕與朋友聊天，因為他們聽不懂我在說甚麼，我說甚麼他們都說好。」雖然他很努力融入圈子裡，但大家說起笑話來，他不是慢幾拍，便是看到大家笑自己也跟着笑。更甚者，他曾以生疏的英文在四十人面前 present，說來說去大家都不明白，幸好上司諒解，「那一刻我記得很清楚。」

異鄉人的失落，非筆墨能形容，慶幸一切都過去了，如今的許誠毅胸臆依然，卻不再為語言而煩惱。

動畫之旅

他在夢工場參與了多部動畫製作，《蟻哥正傳》、《荒失失奇兵》等，但真正為人熟悉則要數《史力加》系列。《史力加》第一集於2001年面世，全球大收旺場，此後的第二、三、四集亦極受歡迎，而許誠毅從第一集起便擔任動畫總監，到第三集更升格做聯合導演。「史力加是非常有趣的一部電影，我們將愛貫注進去，把這些角色當成人般對待。工作時，我們不需要想預算，我們只聊好玩、得意的事，然後畫分鏡。每一部《史力加》都需要三年時間去完成，所以四部加起來足足十二年。」而他亦透露，比起做導演，他更喜歡做動畫師，因為每天只要專注畫畫、想一些趣怪的事，導演雖然權力大，但責任更大。他記得當上導演後第一次開會，監製叮叮萬囑他「Don't be late」，因為時間就是金錢，「而且導演最重要的工作是為每一個同事提供最好的環境，讓他們在最舒適的氛圍裡創作，發揮最好的狀態。」

今次《捉妖記》，挑戰更上一層樓，以往習慣與動畫師溝通的他，首次面對一群演員，最初他亦錯誤百出，甚至將演員當成動畫師，要求他們走慢兩秒、轉身時多兩秒。

「做《史力加》，不用

新戲上場

文：Christy

賤熊歸來

三年前，《賤熊30》徹底顛覆大家對啤啤熊的印象，父母買熊仔之前大概多了幾分考慮。無人諗過一隻講粗口、叼住口煙、日日酗酒の啤啤熊竟然咁 cutie，人類大抵還是有點腹黑、壞心眼。

賤熊一出，全球票房收四十多億，破了限制級影片紀錄，事實再一次證明，限制級電影拍得好，一樣有市場。而當時看完《賤熊30》後，竟也有一種未夠喉的感覺湧上來，阿尊與Ted這對難兄難弟的事跡，可以有更多。沒想過三年後，導演 Seth MacFarlane 竟再次將Ted搬上銀幕，今次依然在「基」情滿溢的根基下，挖掘兄弟、愛情、婚姻、人(熊?)權等問題。

Ted的性格其實比真人更真人，有點壞心眼、有點墮落、煙酒不離，又喜歡惡作劇，很隨性很世俗，觀眾喜歡他不無原因，因為牠身上擁有絕大部分人都有的劣根性，而牠又很real，敢於呈現出來。

珠玉在前，要超越《賤熊30》帶來的新鮮感並不容易，更何況要兼顧故事性與娛樂性。上集以阿尊和Ted如何建立感情為引子，講到最後阿尊因為奮發向上而要与好兄弟 say goodbye，難免有點感傷，就像小朋友長大了，就可以不再攬住熊啤啤，不思進取一樣，連那一點點的童真都要奪去。當然，阿尊最後力挽狂瀾，留住女友又留住Ted，歡喜收場。今次賤熊歸來，事隔多



年，阿尊早已與女友分手，而Ted又與收銀女友拉埋天窗，但話口未完，兩人感情生變，Ted異想天開想生個「熊仔」維繫感情，但法律規定非人類沒有領養權，而為了證明自己與人類無異，Ted今次去到盡，誓要上訴到底。電影牽涉人權話題，原來這個想法來自 Seth MacFarlane，當年他讀了一些黑奴書籍，發現沒有國籍的人，是不能告上美國聯邦法庭，於是他便想借Ted帶出無國籍人士的人權問題。

Seth MacFarlane除了諗頭多多，擅於製造笑料之外，讀動畫出身的他，其實非常有料。早年他憑動畫連續劇《Family Guy》橫掃全美，片中寸盡大小時事，又大講黃色笑話，尺度之大，讓人瞠目結舌，但偏偏核突抵死的風格又篤中觀眾笑穴。此劇讓他兩度獲提名艾美獎。其後他又監製了幾部動畫，2012年因執導《賤熊30》一躍成為星級導演，但2014年執導的第二部長片《奪命西》卻因為節奏、故事未見出色，票房慘淡。今次《賤熊2》，回歸他熟悉的動畫領域，不知可會再創奇蹟？



理會角色靚唔靚，但演員則要顧及他們的演出有沒有生命力。」他事前得知將與湯唯合作，「她會問很多東西，像她的角色從何而來，我知道她的個性，亦準備好如何應對。」

他亦坦言，拍《捉妖記》最大的壓力，來自製片人江志強。「《捉妖記》很多東西都是想過、計算過的，但和江生合作真的很大壓力，我跟他說已經想好這樣拍，他會回一句：『李安應該不會這樣拍。』他和李安合作過三次，我一聽，只好回去再想。」他形容壓力大到連睡覺都會想着工作的事，去洗手間時會靈光一閃，發現有事情未做。

平衡現實

從一九八九年離開香港，至今二十六年，許誠毅慶幸「自己從不需要轉行」。

如今大學生畢業，不是想最想做甚麼，而是怎樣才可以上車買樓，現實將年輕人的志氣磨蝕，沒有人敢講夢想。但許誠毅則說：「我是那種不理現實的人，我在香港工作了四年，很少花錢，那時也沒考慮過買樓，覺得這些太遙遠了，我只想做自己喜歡的事。後來去了美國，我的收入也OK，在夢工場工作很穩定，不用想收入。」他天性樂觀，拍戲不怕捱飯盒，甚至覺得飯盒有飯有菜有湯有生菜很豐富，「現實是殘酷的，但做自己喜歡的事又很開心。」

「香港的動畫師在這一行做得很辛苦，他們很努力，但做出來的成果卻不似預期，很多人不是轉行，便是去台灣、新加坡、內地尋求機會。香港逐漸成為一個人才輸出基地，很多人都走出去。」他說，初去美國時心裡會想為甚麼要去人家的地方做自己的事，甚至覺得自己生不逢時，因為日本在那個年代已經發展出自己的動畫。因而決定拍《捉妖記》後，他第一件事便是回香港做，並打算與本地動畫公司合作，但談不攏，「一來他們不夠人，二來知道他們沒法專注做一個項目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也想找香港動畫師做。」

他強調，「公司不需要規模很大，但要有心做，年輕人要確定自己喜歡才入行，不要因為想搵錢才做，因為這一行真的不好混。」香港有不少優秀的動畫師，而許誠毅最大的夢想便是與他們合作一部本地動畫，「希望有一天投資者願意投資少少錢讓我們做。」



光影記事

文：鄭文峯

《侏羅紀世界》童年回憶難再現

小時候跟着媽媽看《侏羅紀公園》，明明置身戲院，安坐大銀幕前，卻看得掌心冒汗，以為自己誤闖侏羅紀公園，冷不提防便會成為恐龍下一個獵物。往後好一段時間，總是將電影情節帶入生活，有意無意凝望着水杯，看看有否暴龍踏腳時造成的水點跳動，又不敢單獨走進廚房，生怕有速龍在不知不覺間扭開門柄，將我一口吞噬。也忘記了這份恐懼維持了多久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這群恐龍絕對是我童年數一數二的敵人。

轉眼間，二十年過去。白駒跑過小孩與成人之間的空隙，連同我的恐龍敵人也一起帶走。直至今年夏天，恐龍再次回來，侏羅紀亦已因應遊客需要，由「公園」進化為「世界」。小伙子二十年後帶着媽媽看《侏羅紀世界》，確實百感交集。

論《侏羅紀世界》的畫面質素，確實並非二十年前的前作可相提並論。大至樂園新增的各項高科技遊樂設施，小至恐龍身上的點點毛孔，都真實得令人歎為觀止。加上電影偶爾穿插角色第一身視角的畫面，甚至在旁加上他們的生命值，營造一種打機式的視聽之娛。中後段不同品種的恐龍互相廝殺，更滿足了一眾恐龍迷的幻想。如此說來，《侏羅紀世界》的確滿足了觀眾對科幻片的期許。但為何我在走出戲院的一剎，總覺得若有所失？

或許人大了，挑剔多了，對情節的要求也高了。看《侏羅紀世界》，總覺得一切來得太兒戲。明明要看管超級恐龍，卻一次又一次犯上低級錯誤。不但無故讓超級恐龍逃脫，更連帶放走

影音館

文：大秀



《迷你兵團》屬於搞鬼兵團的音符

《壞蛋獎門人》動畫系列的成功，或多或少歸功於裡頭唔知講乜又專門搞搞震的黃色小個子迷你兵團。又唱 Underwear (改編自《I Swear》) 又不斷高呼 Banana，小孩子即使看不懂電影想強調那「做壞蛋的煩惱」的課題，也會愛上這些身形像「的嗒糖」、樣貌似導演陳果的「小惡魔」。沒有立即發展出第三集，創作單位先來個前傳《迷你兵團》(Minions)，講一下這堆黃色小個子的來歷——就是他們「跟」犀利哥之前約四十多年，數一下，應該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，一個十分之 Groovy 又聲色犬馬兼樂壇大放異彩的年代。迷你兵團為了成為最惡，特別向極惡女王 Scarlet Overkill 學藝。

在《迷你兵團》最初的預告片上，當極惡女王 Scarlet Overkill 出場時，我們就聽到已故搖滾結他之神 Jimi Hendrix 的名曲《Foxy Lady》——六十年代，音樂當然強到不能，有 The Doors、Jimi Hendrix、The Turtles、The Spencer Davis Group、The Kinks、The Who 等等，一大堆現時《迷你兵團》製作班底在孩子年代他們父母收聽的作品。但就這樣以流行曲來製作《迷你兵團》的六十年代世界，未免太過兒戲。導演 Pierre Coffin 便找來曾經為兩集《壞蛋獎門人》撰寫配樂的 Heitor Pereira 再掌舵，為《迷你兵團》編寫配樂。Pereira 的強項不止在旋律上，他的音樂構圖博大精深兼感染性強，能以音符來增強整部電影或某些場面的質感。

但《迷你兵團》的歷史卻不限於六十年代，他們自盤古初開、石器時代經已在地球上搞事，更由紐約曼哈頓搞到英國倫敦，而 Heitor Pereira 的責任，就是透過音樂，帶大家古往今來，走到現在。更重要是為「女王」Scarlet Overkill 製造出適量霸氣，她除了是最壞的壞人，也是最有魅力的女人。整個配樂，由24把小提琴、12把中提琴、8把大提琴、5支色土風、5支喇叭和2支長號組成的大樂隊負責演奏，能處理每個時代的「時代曲」至六十年代英國的爵士群像，由《迷你兵團》引路走過世界各地，逐一打破不同的文化壁壘。聽起來真的很有趣，但《壞蛋獎門人2》有極品潮人 Pharrell Williams 創作的《Happy》珠玉在前，多強多好玩，也難勝過流行曲的洗腦威力。



上百隻翼龍，真正愈幫愈忙。劇本的缺憾不單令電影有欠刺激，更令觀眾失笑。作為一套以緊張刺激為賣點的侏羅紀系列電影，實在情何以堪？《侏羅紀世界》的場景設置同樣未夠緊湊，一切驚險情節在預期之中出現，又意料之內地化險為夷。回想小時候看《侏羅紀公園》，主角一幕幕爬電網逃命、在廚房與速龍追逐、在窄小的變壓站困獸鬥等，都令人緊張得窒息。相比之下，《侏羅紀世界》就只能流於交代恐龍一次又一次平凡地出場與退場。

《侏羅紀世界》亦不乏向《侏羅紀公園》致敬的部分，先有演員身穿印有《侏羅紀公園》標誌的衣服，由此談到還原古時恐龍與創造基因改造恐龍之別。及後由主角拾起曾出現在《侏羅紀公園》的夜視鏡頭盔，或多或少意味兩代小演員薪火相傳。電影更邀請《侏羅紀公園》中飾演研究部主任的演員再次擔任此角，打造全新的恐龍之父。由情節、道具到演員，《侏羅紀世界》都充滿前作的影子。只可惜珠玉在前，《侏羅紀世界》愈是嘗試再現童年回憶，愈是證明我的童年回憶不能再現。

走出戲院的一剎，我有點想念那無聲無色扭開的門柄，還有那杯中跳動的小水珠。